

古文評註讀本



第一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古文評註讀本



第一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原序

近世以制科取士，有束髮受書者，類皆覃心致思於制義之學，經書而外，所謂丹黃滿案者，不過世所稱房書行稿已耳。至於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則或擇而弗精，語而弗詳，未有能深求作者之用心而得其奧窔者也。余不敏，佩先君子訓，息心靜處，肆力於此，自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亦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釋焉而盡，顏其編曰覺斯梓以行世，謬爲海內諸君子所賞識，幾於家置一編，人傳一帙矣。然近年來審究而玩索之，頗覺字疎句櫛，非不明且備也。而於段落則不醒，連篇累牘，非不詳且盡也。而於精意則茫然，故不得已取前書而更訂之，取其精美者，去其長冗者，不必逐句詳分，俱從窾要段落處點醒之，詳註之，蓋欲學者知肯綮所在，涵詠其神趣，玩味其節奏，自得精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也。因又更其名曰古文評註，比前書而愈進步焉。夫學者取法乎上，高以自命，方能雄邁超脫，卓然自立於世。但行文不本於周秦兩漢以及唐宋元明大家，識者必嗤其毫無根柢，而屏諸庸俗不堪之列。苟取是

書而諷誦之，研究之，俾才高者不專事乎馳騁，而一軌於法，質魯者不苦其浩繁，而得其旨歸；由是發爲文章，則骨格高古，氣息宏深，與秦漢唐宋元明諸君子並垂不朽矣。
康熙歲次癸未桂月，錫山過珙商侯氏題。

新式
標點

古文評註目錄

卷一

左傳 公穀 莊檀

鄭伯克段于鄢	左丘明
周鄭交質	左丘明
石碻諫龍州吁	左丘明
臧僖伯諫觀魚	左丘明
莊公戒飭守臣	左丘明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丘明
楚子伐隨	左丘明
季梁料楚師	左丘明
曹劌論戰	左丘明
齊伐楚盟召陵	左丘明
宮之奇諫假道	左丘明
荀息傅奚齊	左丘明

古文評註 目錄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左丘明
重耳遊歷諸國	左丘明
介之推不言祿	左丘明
展喜犒齊師	左丘明
宛濮之盟	左丘明
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秦違蹇叔	左丘明
秦人入滑	左丘明
晉敗秦師於殽	左丘明
趙盾弑其君	左丘明
楚子問鼎	左丘明
齊國佐不辱命	左丘明
楚歸晉知罃	左丘明
呂相絕秦	左丘明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丘明

古文評註 目錄

二

晏子不死君難	左丘明
季札觀周樂	左丘明
子產毀晉垣	左丘明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丘明
子革對靈王	左丘明
子產授政太叔	左丘明
夾谷之會	左丘明
祭仲諫征犬戎	左丘明
召公諫監謗	左丘明
襄王不許請隧	左丘明
單子知陳必亡	左丘明
敬姜論勞逸	左丘明
叔向賀宣子貧	左丘明
王孫圉論楚寶	左丘明
諸稽郢行成於吳	左丘明
范蠡不許吳成	左丘明
荀息不食言	公羊高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高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赤
逍遙遊	莊周
養生主	莊周
仲子舍孫立子	檀弓
子上之母	檀弓
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	檀弓
曾子易簀	檀弓
重耳對秦客	檀弓
杜蕢揚觶	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	檀弓
黔敖嗟來食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戰國策	
蘇秦以連衡說秦	秦文
范雎說秦王	秦文

卷二

趙良說商君	秦文
韓非說難	秦文
莊辛論幸臣	楚文
樂毅報燕王書	燕文
觸讐說趙太后	趙文
趙威后問齊使	趙文
顏闕說齊王貴士	齊文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文

馮煖客孟嘗	齊文
屈平卜居	楚文
漁父辭	楚文
宋玉對楚王問	楚文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西漢文

古文評註 目錄

過秦論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至言	賈山
論貴粟	晁錯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	董仲舒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史記

答蘇武書	李陵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報孫會宗書	楊惲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項羽本紀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秦漢之際月表	司馬遷
平準書	司馬遷
伯夷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贊	司馬遷
屈原列傳	司馬遷
滑稽列傳	司馬遷
刺客列傳	司馬遷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貨殖傳序	司馬遷
游俠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卷二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陳情表	李密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歸去來辭	陶潛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北山移文	孔稚珪
滕王閣序	王勃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文	駱賓王
與韓荊州書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阿房宮賦	杜牧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陋室銘	劉禹錫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佛骨表	韓愈
諍臣論	韓愈
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上宰相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答李秀才	韓愈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石處士序	韓愈
送溫處士序	韓愈
送高閒上人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諱辯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雜說上	韓愈
雜說下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祭鱷魚文	韓愈
祭田橫墓文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駁復讎議……………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柳宗元

梓人傳……………柳宗元

郭橐駝傳……………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柳宗元

鉛鋸潭小丘記……………柳宗元

永州新堂記……………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柳宗元

賀王參元失火……………書柳宗元

送薛存義序……………柳宗元

愚溪詩序……………柳宗元

捕蛇者說……………柳宗元

宋文

待漏院記……………王禹偁

黃岡竹樓記……………王禹偁

岳陽樓記……………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司馬光

義田記……………錢公輔

愛蓮說……………周敦頤

上范司諫書……………歐陽修

卷四

縱囚論……………歐陽修

朋黨論……………歐陽修

伶官傳論……………歐陽修

宦者傳論……………歐陽修

送楊寘序……………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歐陽修

釋祕演詩集序……………歐陽修

畫錦堂記……………歐陽修

豐樂亭記……………歐陽修

鼻州東園記	歐陽修
峴山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秋聲賦	歐陽修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蘇洵
春秋論	蘇洵
辨姦論	蘇洵
高祖論	蘇洵
管仲論	蘇洵
六國論	蘇洵
諫論	蘇洵
心術論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教戰守策	蘇軾
省費用策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荀卿論	蘇軾
范增論	蘇軾
留侯論	蘇軾
晁錯論	蘇軾
喜雨亭記	蘇軾

宋文 明文 清文

石鐘山記	蘇軾
超然亭記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上樞密院韓太尉書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洛陽名園記書後	李格非
贈蓋邦式書	馬存
正氣歌	文天祥
却聘書	謝枋得
秦士錄	宋濂
賣柑者言	劉基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象祠記	王守仁
論信陵救趙	唐順之
滄浪亭記	歸有光
劉一丈書	宋臣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耦耕堂記	錢謙益
題元祐黨人碑	倪元璐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劄微論	陸次雲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匏隱居記	沈思倫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一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述春秋之事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本魯史故也



鄭伯克段於鄆隱公元年

左丘明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鄭國名姬姓武公卽桓公名友周厲王子封於鄭今河南開封府鄭縣申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府宛縣鄭武公娶申國之女名曰武姜者姓姜而諡曰

武也娶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卽鄭伯次曰叔段共者後因段出奔共國故也

莊公寤生寤生卽橫生是產之最難者

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

因難產而驚遂惡之

因此失愛于姜氏惡去聲

愛共叔段欲立之

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立次以叔段爲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

許亟音氣頻數也姜請命於武公使立叔段已不一次武公未之許也此段追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啓莊公兄弟相殘之禍也

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

制邑名卽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武公既薨莊公嗣位此時名位已定不能

遂其廢長之謀乃求一最險之地封段險則難

以攻擊易於保守非無欲其安也爲去聲公曰制巖邑也

巖險也虢叔死焉虢險也虢國名虢叔東虢君也虢仲虢叔皆王季之

南府盧氏縣莊公謂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險而不修德爲鄭所滅而死此前車之鑒也若再以制與段是又蹈覆轍也此莊公恐其據巖險之地必致反叛故伴爲愛惜之詞

他邑唯命

謂欲他邑則唯命是聽請京京鄭邑今

武姜因制不可又求一最大之邑封段大則地方廣遠蓄積饒多無非欲其富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大音泰莊公之意謂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險亦必易制故順姜請使段居京不謂之卿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而特異其名以

張大之謂之京城太叔使其無所顧忌而必陷於惡其毒甚矣此段敘姜氏愛叔段急欲爲之請封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音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

牆長三丈高一丈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若所封兄弟之都城非國之比不可過三百丈過則大而藉國失強幹弱枝之道必爲後日患先王之制所以先王立部城之制凡有三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雖制

二等總以國城爲斷大都三分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此古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京不度非制也今京城過千百雉不合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必爲鄭國之害君其何以堪此段敘祭仲以國制諫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焉音淹辟同避言請

京出自武姜之命雖爲國害何所避之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愛叔段雖以鄭國與之亦何厭足之有厭平聲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滋長大也蔓音慢延也姜

氏雖君之母亦當早爲之圖或裁抑或變置使叔段得安其所無使如草之滋長而蔓延也蔓句難圖也若至於蔓延而後圖之難矣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草之蔓者猶難於芟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威勢太大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爲之圖者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義之事自作自受必致斃敗未必能爲國害斃音敝子

姑待之」子指祭仲言汝且少待不必著忙此段敘祭仲又因姜氏之欲以諫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也貳兩屬也果然叔段行不義之事欲命西北兩邊之邑并所出財賦命

其半以與鄭國牛以入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今西北兩城而兩屬焉已自己也鄭公子爲大夫名呂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鄙既屬鄭又屬段是貳之也君將何以處此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君若以二鄙與叔段則我請事以爲君若弗與則請除之若不以二鄙與段則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攜貳兩屬之

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于禍此段敘公子呂之諫以著莊公之不教其弟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廩

鄭邑今屬封府延津縣兩屬者至此竟收爲己私邑置以廩延爲界限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公子呂字子封言今可正段罪厚將得衆土地廣大將得衆心上言生心猶介在兩歧之間此則直恐其

棄此而歸彼一步緊一步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也不義之人人不與親即有土未必能有人雖厚必壞此段敘子封之諫以見莊公之不教其弟而又釀成也大叔完聚

入叔收二鄙爲己邑之後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爲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爲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叔段。知其有篡鄭之舉。將開導之以爲內應。此二將字。明明疑獄連坐姜氏妙。

公聞其期。曰：「可矣！」

莊公密探伺而聞其篡鄭之期。曰：「前此以母愛之故。段尙無叛逆之形。欲除之而未可者。至今

日可討。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聲罪致討。曰：「伐段。段于京。是加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兵共萬五千人也。帥音率。」

京叛大叔段。

段入於鄆。京城之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知鄆不可襲。乃走而入于鄆。鄆音烟。鄆地今開封府鄆陵縣。

公伐諸鄆。公料段必不能支。于封當入于此。復自帥師伐之。期在必殺。此又一路也。

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段知勢不可支。因而出奔。共五月辛丑。記其時也。此段敘叔段之叛。而莊公伐之。其敘叔段事止此。

書曰：「鄭伯克段於鄆。」

書孔子所作春秋經也。此句卽春秋所書之經。又鄭與周皆姬姓。莊公與

周實封伯爵。故曰鄭伯。

段不弟。故不言弟。

段係莊公同母弟也。何以不稱弟？以段不克者。勝獲賊之名。盡弟道。似非弟也。故不言弟。爲依經釋一。

如二君。故曰克。段居於京城。過百雉。大

君相交戰而得勝者。故曰克焉。依經釋二。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其所以不稱莊公而稱鄭伯者。以段惡未著。莊公不早爲之所。養成其惡。以者心之所之。故曰克焉。依經釋三。

伯之

遂寘姜氏於城穎。

寘音志。禁銅也。城高牆也。穎鄭地。今開封府臨穎縣。謂寘城之地。在穎也。依經釋三。

不言出奔。難之也。

伯之

遂寘姜氏於城穎。寘音志。禁銅也。城高牆也。穎鄭地。今開封府臨穎縣。謂寘城之地。在穎也。依經釋三。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曰黃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寘別與母爲誓之詞。將平日惡已愛段之怨。一總發洩。此段敘莊公之怨母。亦是承上起下之文。

既而悔之。

悔其誓重而難改。亦是莊公良心發現處。穎考

叔爲穎谷封人。

考叔人名。穎谷卽穎之谷口也。穎考叔鄭大夫。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

聞之。聞其悔非。

有獻於公。

或獻言。

公賜之食。食舍肉。

捨其肉。特挑其問也。舍上聲。

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

只四字直刺入耳。從耳直刺入心。下俱義文耳。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臣小人也。小人有母。所食不過粗糲。未嘗嘗我國君內庖之羹。臣之不食者。以母在故也。

請以遺之！」

遺去聲。與也。敢請於君。以君之賜。臣者。臣遺其母可乎。

公曰：「爾有母遺。」

翳我獨無！

公聞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曰：「爾尙有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慨也。」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有母謂之無不。

公語之故。語以啓段篡鄭之故。語去聲。

且告之悔。告以怨母毀譽之悔此八字括前半對曰：「君何患焉？」何患其警重而難改若闕地及泉，闕音掘地爲道與實母之隧而相見，隧音遂地道也

處相通由此見母則其誰曰不然？既不背誓言又可以見母誰以此說爲不然此段敘穎考叔之善于迎機婉導公從之。莊公從其說遂掘一隧道與母相見以踐前誓看他天大難事只如兒戲便解

入而賦。入便賦也樂故也「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詩曰大隧之中云云下倣此融融和樂意見前此之怨毒釋矣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洵音異舒散貌見從前之隱忍忘矣遂爲母子如初。母子之情遂復如舊此君子曰：「

君子之言以爲論斷後倣此穎考叔，純孝也。贊其孝行純篤愛其母，施及莊公。」自愛其母捨肉遺之遂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如初如此施去聲猶與也言連及莊公亦全其孝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篤于愛親無有窮匱之時又能以己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德類也其是之謂乎！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文字却以穎考叔結之以穎考叔爲孝子而以鄭莊公爲爾類也

〔評〕過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之釀成之也？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反弟于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哉！

周鄭交質隱公三年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爲平王卿士世秉周政王貳於虢，虢諸侯也虢公虢仲也貳不專一也莊公威權日盛

王切畏之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鄭伯即莊公以其不專任己政故怨王王曰：「無之。」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認分政于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意故周

鄭交質質音至猶典當也平王恐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爲質以明不背約希圖苟安於一時王子狐爲質於鄭平王于名狐往鄭爲質明未嘗貳也鄭公子忽爲質於

周鄭伯子名忽往周爲質明不敢怨也上但言交質此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逼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此段敘周與鄭交質之始末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界與也將者欲行而

未決之詞平王崩周之臣子遂成平王本意乃貢約而將以政事與虢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大夫帥音率溫周邑名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四月麥熟鄭伯怒周人負約使祭仲統兵奪而取之

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即河南洛陽縣其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周鄭交惡自此交質者轉而交相疾惡矣此段敘周鄭交惡之失禮君子曰此下皆左丘明託君子之言作斷語信

不由中質無益也由出也中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雖各以子爲質何益之有此段一口喝倒交質之非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

無有質誰能間之要平聲約也問去聲離貳也使彼此心明而不暗昧恕而不忌刻而又要結以上下大小之禮則一言而終身以之雖不必以子爲質亦誰得以間其交也此段正敘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苟有明信

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通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所生之草也蘋蘩蕓藻之菜蘋水萍也繁白蒿也蕓藻聚草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采者筐筥錡

釜之器方曰筐圓曰釜竹皆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所以盛之煮之者皆音舉錡音奇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堪爲玄酒者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薦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之用即言質亦不至用王于狐也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言有國之君子欲盟約彼此之情者誠能以明信爲本而禮以行之又何藉于質也此段言畢竟不應用質焉音烟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此非獨予言也詩國風有采蘩采蘋之什大雅有行葦澗

酌之篇按其爲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上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歷作證以論斷交質之非

〔評〕過商侯曰纔曰交質自然交惡履霜堅冰所自慎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中久已無平王矣貳于虢

特借題耳即舉國而聽之溫之麥洛之禾吾亦懼其不免也每閱先輩評語多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